

高淳,我们身边的国际慢城



漫步高淳·慢城

顾陇、瑶岩、桥李、蓝溪……光听这些地名,就让人心驰神往。这是高淳桤溪镇下辖的几个行政村,过去,这些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深处大山之中,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美丽的生态资源一直不为人知。一条48公里长的柏油马路将其串连起来,形成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生态之旅”。

山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一位“老外”市长的光临,也因为他的一句话“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国际慢城’的标准”,“最美乡村”与“国际慢城”一拍即合,桤溪“生态之旅”成为中国首个“慢城”。

闪亮头衔让这里名声大噪,城里人像潮水一样涌来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广州日报》《齐鲁晚报》《文汇报》等数十家中央和地方媒体记者纷纷飞到高淳,大篇幅记录所见所思:“对于30多年来已习惯埋头奔走如‘急行军’、深陷高速发展带来种种‘城市病’的国人来说,中国首个‘国际慢城’的横空出现,宛如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掉头标志,引发广泛的震撼和瞩目。”

“慢城”桤溪,是否真是传说中的乌托邦?在众多的向往和怀疑中,记者前往高淳桤溪作了一番实地探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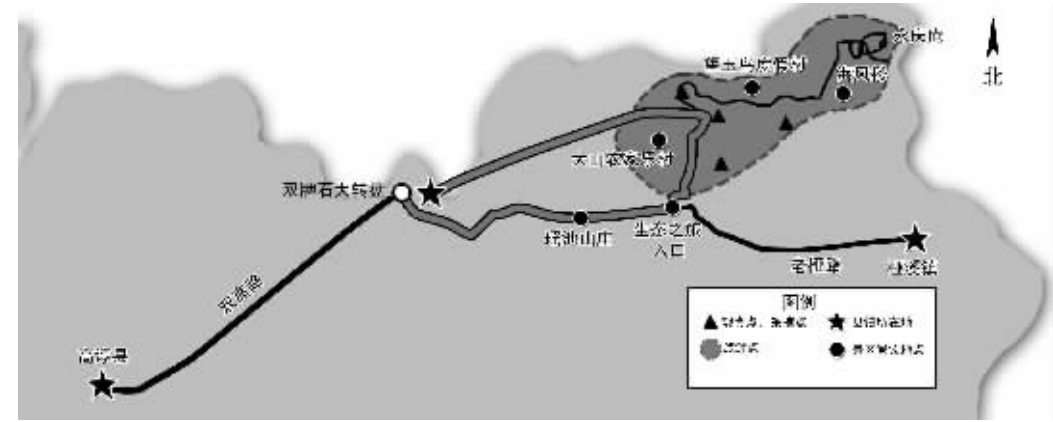
□快报记者 陈曦



慢城桤溪,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

南京城外,一座远离喧嚣的青山绿水之城

慢城,蓦然回首的桤溪



国际慢城·生态之旅示意图 俞晓翔 制

意大利市长邂逅苏南小镇

“慢城”并非一座城。而是位于江苏省高淳县桤溪镇西北部一块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被授予“国际慢城”称号之前,这里被当地人称作“生态之旅”,以“打造长江之滨美丽乡村”为宣传口号。

这个地块自成体系,地处苏皖两省交界,纵贯桤溪镇西北部丘陵地区,离宁高高速7公里,接246省道,“慢城”区域内,人口约2万人,一条48公里长的景观路串连起顾陇、瑶岩、穆家庄、蓝溪、桥李、荆山等6个行政村。沿途山道弯弯,盘山挂岭,松青竹茂,人文景观点缀其间,有因下和献玉而闻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望玉山,牛皋抗金的南城遗址,列入文保对象的永庆寺,刘伯温开掘的大官塘,岳家军的操兵场避军山……驾车前行,不时有成排的白墙黑瓦徽派民居矗立远处,在水塘里显出影绰绰的倒影,山抱绿水,水浸山足,分外安逸,仿佛到了一个被上帝调慢时钟的地方。

高淳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会成为中国首个“慢城”。这个地处苏南一隅、经济欠发达的偏僻之乡,因为被授予的闪亮头衔而名声大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似乎真的发生在高淳人身上了。

这里几乎是“被慢城”的。4年前,由一位当地华侨牵线搭桥,高淳县与意大利波利卡市结成友好城市。那一年,波利卡市市长安东罗瓦萨罗来到高淳参观,并

对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留下良好印象。4年来,两个城市的交流一直在继续。2010年春天,在高淳油菜花节开幕前,安东罗瓦萨罗收到一封附带照片的邀请信。看到照片中美丽的油菜花,还有那些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他立刻被吸引了。安东罗瓦萨罗记住了那个油菜花开、叫做“生态之旅”的地方。

2010年7月1日,安东罗瓦萨罗第3次来到高淳。这一次,他点名要看心仪已久的“生态之旅”。他在高淳逗留了三天,绕着桤溪镇走了几圈,又在村民家里坐着聊了很久,临走撂下一句话:“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国际慢城’的标准”。

安东罗瓦萨罗的另一个身份,是世界慢城联盟副主席。几乎是一锤定音,高淳县被纳入了目前世界上已有60多个欧洲城市加入的“慢城运动”之中,并迅速启动申报“国际慢城”的工作。最终消息是——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高淳县桤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的称号。现在,由这个组织颁发的“蜗牛”标志,已经登上了生态之旅沿线的指示路牌。

“这是我的精神所在,是我做白日梦的地方”

桥李村位于生态之旅的中段。2007年,台湾人庄清泉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荒烟蔓草。他在朋友的农场吃了个梨子,于是决定

留下来。“来到这边,就觉得这是我要的地方,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庄清泉是个建筑行业的专家,来大陆之前,任德国Thyssen集团

亚洲区总工程师、总经理,在大陆接的第一个案子是秦沈线(京沪高铁的前身)造桥机的设计,他也是第一个参加三峡工程项目建设的台湾人,设计了大坝主体坝体的滑磨系统。不过,他目前的身份已经转换成“南京桤溪山庄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董事长”,生态之旅中占地200多亩的“海风楼”度假村就是由他兴建。

这几年,他在桤溪的投资已经超过1400万,当初的一片山林已经开发出集餐饮宾馆于一体的生态农庄。投入仍在继续,成本尚未收回,但一切都在目标设定范围内。“做一个正常的生态理念需要一代人,60年,我这辈子只能做一个基础工程”,最终理想是打造一个自然生态式的庄园,“欣赏自然植被,保存固有文化”。

台湾有很多庄园,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面积。“台湾都是小面积的,我这边有200来亩,台湾呢,两三亩就不得了了,就王永庆也没有多亩。所以我老庄钱没他多,但机会比他好。因为我来到南京,得到这个机会,所以我很满足。”

每天5点半起床,伺弄鸡鸭鹅羊,“看它们有没有生病,生病了就要处理,就跟照顾小孩子一样,看它们有没有吃好睡好,给它们创造健康的生活条件。”9点上班之后要做餐饮和旅客的接待,下午4点之

后又巡视农场。餐馆70%的食材来自自己种植的果园、茶园、菜园和牧场,是“100%无公害绿色食品”。

庄清泉贪恋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台湾人看重风水,桤溪是茅山、天目山脉汇合地,也是太湖、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丘陵地貌,山体柔和,符合传统文化的忠恕之道。“台湾没有地,平地太少,不到1/12。台湾是新生代造山运动的挤压底层,山很高,平地只有沿海的一点点,桤溪这边的山属于老生代的丘陵,不会有地震,圆秃秃的,很柔和,没有侵略性,看起来很舒服,亲和力很强。”

在这里做个“农民”,庄清泉快乐而满足。“这是我的精神所在,是我想要的生活,这里是我做梦的地方,我白天做白日梦,晚上做睡觉梦。白天我听虫鸣鸟啾,晚上我看星星月亮,它们为什么叫给我听,它们感谢我,因为我的努力和付出。人生最高境界不就是人与宇宙天体同在?”

在庄清泉看来,最美乡村,国际慢城,看似偶然偶然的邂逅,却诠释着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

“慢,slow,就是休闲,就是放松。所谓放松,包括行动的放松、精神的放松、想象力的放松,你来到国际慢城,你心态要先慢,心态放慢,精神和行动才会放慢。slowcity,这个名词从罗马而来,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合成字眼,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就是意大利,因

溪惊世之美

为它从罗马时期以来就已经开始建立这种寄托人文精神所在的修身养性之所。慢城在国外就是乡下。”

庄清泉吃梨子的地方就是谢金龙的农场,当地称之为“梨园”。

68岁的谢金龙是首批落户桤溪的台商,记者见到他时,他带着斗篷,裤腿挽得老高,刚从果园整理完工具回来,看他装扮,活脱脱一位乡野农夫,全然不似拥有几家公司的董事长。

“谈慢城,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是先有梨园,才有生态之旅,再有慢城。”据介绍,2001年,当地政府去东莞招商,谢金龙到高淳考察后,决心来这里创办农场。目前投资已超2000万,生产基地在桥李村占地1500亩,其中“金龙果园”有6年生果园200亩,4年生果园480亩,1年生果园260亩,鱼塘水面120亩,年产400头养猪场,70头养鹿场各一个。四季有果收、四季有花赏。

“农业的外在效应很强,比实际效应更重要,别人欣赏,而我们自己习以为常。”提起高淳,南京人会说它“偏”。位于江苏紧邻安徽的角落,就像掉在了江苏的口袋底。而桤溪,位于高淳最东边,东与溧阳市上沛镇、社渚镇相邻,与安徽省郎溪县梅渚镇毗连,北与溧水县阜桥镇为邻,正是最偏僻的那个点。谢金龙却不觉得,在他看来,所谓的偏,换个角度来说是四通八达,出外省下苏南都极为便利,“高淳不边缘,它是长期被‘边缘’了。”对桤溪有着深厚感情的谢金龙对外界的评价很不以为然。

桥李村,曾经也是远近闻名的“穷乡僻壤”,10年前村集体年固定收入只有8000元。而如今,靠着种植水果、有机茶园,全村去年可支配收入达到57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2600元,村综合实力也一跃成为全市百强村第23位。

“农家乐村”大山村:“慢城”了,人忙了

生态之旅中有个“农家乐村”大山村。大山村是桤溪镇蓝溪村下辖的自然村之一,安东罗瓦萨罗参观的地方,就是大山村。村子已有千年历史,相传为元

朝年间几个猎户依山而建。村里现有203户,有座芮氏宗祠,多数人家都姓芮。

村民们正忙着给新房上瓦,清一色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家家都在搞“农家乐”,大多以主人的名字命名,准备赶在国庆节之前开张。

芮红星与妻子两个人以前都在南京打工,回来是响应村里的号召。他是首批试点农家乐的6个带头人之一,去年11月6日就已经开张。为了改善硬件设施,芮红星自掏腰包,把家里的老房子里里外外翻修了一下,一楼做餐厅和厨房,能容纳50人就餐。二楼只留了两个房间做卧室。现在的芮红星生活有点忙。

每天早上5点,他就要起床,洗漱完后到山下5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买肉和调料等必需品。蔬菜是不允许在外面买的,根据村里的要求,必须产自“生态之旅”的范围内,以保证新鲜健康。

从农贸市场回来,开始洗菜、切菜、配菜……妻子负责后厨,自己忙着张罗接待。一直要忙到中午客人吃完。等客人走后,他又得马不停蹄地准备晚饭。

一般情况下,晚上8点后芮红星才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电视,然后睡觉,等待明天来临。如果客人还有需求,他忙活的时间就没底了。“我们没有休息日,别人休息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芮红星告诉记者。今年清明,涌来很多看油菜花的人,把他们忙坏了。“母鸡山笋,鱼干豆干,冬天腌的水里养的,统统拿出来还不知够不够。最多的一天来了几千人,家家翻台吃流水席,我们忙不过来,客人就自己动手,捡砖头搁锅,自己炒。”他家本来只能接待50人的场地,接待了150人,一天的营业额达到7000元。

村民们早就“耳闻”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了“洋气”的叫法,他们或许不知道“慢城”的含义,但接踵而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

“生态之旅”原先就引进了20多家企业,村民大多在企业打工,靠机械化和种植农业,农活不累人,卖的价格也好,日子本就得安闲舒适。

“慢城”以后,桤溪镇号召家家户户都开农家乐。芮红星是从当地的新闻上看到

自己所在的地方被评为“国际慢城”的。对于“慢城”,他没有概念。从南京辞职回到家乡来开农家乐,他只是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把房子按照统一要求粉刷成徽派建筑的风格。有了经济利益,芮红星不觉得辛苦。对于现状,他很满意,“毕竟这比在南京打工的时候好很多,夫妻俩可以一起照顾女儿,团团圆圆”,他笑着说。

“慢城”对于他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带头开农家乐的6户人家开了个小会,大家总结了试营业的经验,可喜地发现,短短10天内平均营业额达到5万元,净利润1万元。这是高淳普通家庭人均一年的收入。淡季的时候,一个月也能挣上四五千元。开始大家没有信心,觉得这么个偏僻山野,能有多少人来?现在一家看一家,农家乐已发展到16家。

除了自家经营,还有另一种模式,就是跟饭店合作,农户出场地,饭店来经营。三十岁出头的张爱玉也是蓝溪人,以前跟随丈夫在苏州做汽车生意,一年能赚一两百万元。今年回到大山,租了村口她妈家的房屋开了一间“山水人家”,才开张一个月。

店内铺设青砖,原木板凳桌椅,布置得清新雅致。“一年2万的房租,每个月给妈妈、姑父各开1500元工资,这两口一年也有五六万的收入。”

为什么回大山?“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最偏最闭塞最落后,骑自行车都没法骑,下雨不穿雨靴全是泥,到处是茅坑,下雨,出门买个生活用品都很不方便。后来搞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交通、生活各方面环境变好了,觉得还是在家乡舒服。”

“占地400多亩的大山村,只有203户,532口人,2006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元。”大山村所属的蓝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生告诉记者,这些村民返乡客来,带点特产走。红薯过去100斤才几块钱,现在一箱20斤就能卖60元,你说日子能不好吗?是不是一直过着“慢生活”我们不懂,当这个‘慢城’人我快乐了!”

他建议想畅游生态之旅的人不妨这么安排:48公里生态路最适合骑车骑行,可以向热情的当地人租



大山村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



土地平坦,屋舍俨然,大山村民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一辆电动车,一路欣赏无人打扰的杏花竹海,累了就回到路口的大山村,借着一池清潭摆一桌宴席,尝尝桤溪当地好味的土鸡汤、胖头鱼汤、清炒荠菜和豇豆,尤其那颗粒饱满的豇豆一定让你大快朵颐,也让池塘里戏水的野鸭艳羡不已。小小的慵懶和安宁,成全了江南少有的山居岁月。

新农村建设的“桤溪样本”

“慢城”到底是什么?国内鲜有人知在西方已流行10年的“慢城”概念。“慢城”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是指人口在5万以下的城镇、村庄或社区,反污染、反噪音,支持都市绿化,支持绿色能源,支持传统手工业方法作业,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根据慢城运动联盟的规定,成为其中成员必须在城市人口、环境政策、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食品生产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54项具体规定。

截至去年,全球已经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获得“慢城”称号,在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慢城。“慢城人”芮六春自认确实很“慢”——尤其是这几年,生活好了,日子真是越过越“慢”,越过越舒心。2006年开始打造的“生态之旅”地区,每村都已经用上了机械化耕作手段。时下是秋天,但是芮六春却很闲。“一年到头没啥忙的,就是伺候一下家里的地,平时再搞搞小运输。地里的活都用了机械,每个季度也就忙个一周左右就搞完了。”

加上刚出生的儿子,芮家现在有四口人,年收入约在4万-5万元,这些“短期见效快、长期去还债”的产业,不可避免会对当地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王三仟说:“好在我们及时在弯路上刹住了车。2006年开始我们搞有机农业,我家种了茶叶,还有一些田种水稻、草莓、油菜和红薯,现在环境好又对外开放,平常周末很多各地游客来,带点特产走。红薯过去100斤才几块钱,现在一箱20斤就能卖60元,你说日子能不好吗?是不是一直过着‘慢生活’我们不懂,当这个‘慢城’人我快乐了!”

蓝溪村村民张波笑得咧开了嘴。生态之旅的区域内,没有一个工业企业,农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

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现已建成杏花竹海,累了就回到路口的大山村,借着一池清潭摆一桌宴席,尝尝桤溪当地好味的土鸡汤、胖头鱼汤、清炒荠菜和豇豆,尤其那颗粒饱满的豇豆一定让你大快朵颐,也让池塘里戏水的野鸭艳羡不已。小小的慵懶和安宁,成全了江南少有的山居岁月。

张廷生告诉记者,“慢城”所在地区包括6个行政村,去年的人均收入约在9900元左右,这些收入中,60%来自当地的有机特色产业。“这个数字,比江苏全省的人均收入5000多元高出一大截,和高淳县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事实上,慢城人对“慢城”这个称号的感情也相当复杂。记者在桤溪镇政府看到,楼下的一块小黑板上“实时发布”着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招商进展,在“有实绩”“正在跟进”“尚无实绩”几个栏目下,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显然,慢城依然存在招商的压力,但更难的是,引进的项目必须经得起“最美乡村”的尺子衡量。

“慢城并非意味着不发展,慢城倡导人们保持传统社区的生活和节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家园,这与高淳追求宜居城市、谋划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慢是一种从容,一种品质,但是追求‘慢’不代表经济发展上没有紧迫感,穷美不是真正的美。”桤溪镇党委书记王三仟说。

迫于经济指标考核的压力,桤溪以前也曾走过传统发展的老路,兴办化工企业,开山采石、采沙……这些“短期见效快、长期去还债”的产业,不可避免会对当地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王三仟说:“好在我们及时在弯路上刹住了车。2006年开始我们搞有机农业,我家种了茶叶,还有一些田种水稻、草莓、油菜和红薯,现在环境好又对外开放,平常周末很多各地游客来,带点特产走。红薯过去100斤才几块钱,现在一箱20斤就能卖60元,你说日子能不好吗?是不是一直过着‘慢生活’我们不懂,当这个‘慢城’人我快乐了!”

他建议想畅游生态之旅的人不妨这么安排:48公里生态路最适合骑车骑行,可以向热情的当地人租